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誌銘

素隱處士詹翁暨李孺人合葬誌銘

公諱祿字廷善自號素隱居士泉州安溪人開州同

知公靖之第六子開州公以正統辛酉舉人尹廣昌

九年擢開州廉惠得民以良吏祀于州學祖乾清曾

祖貴庸高祖進祺三世不顯其上世有以文學材行

舉為同安安溪教諭而初祖清隱公敦仁尤有勞於

邑歿而見靈有宋咸淳封靖惠侯建廟尊祀勅其額

曰靈惠周顯德中閩自為王清隱辟於閩王始議置

小溪場為縣令安溪也安溪為縣而清隱首為令方
五代擾攘之際草創建立經制粗備而拊循全安之
邑既大治即謝去隱于崇信里之佛耳山其歿久而
神非偶然也詹氏望於安溪非一日矣翁各家子有
奇氣弱不好狎如老成開州公卒于官蕭然貧也母
林太孺人扶喪治塋生事百艱翁感母之劬棄舉子
業專治家雖少能不愛其力而有揆物待人之信智
清隱家佛耳山之多鄉村去邑治遠開州公旅襯還
郡因塋晉江之羅蒙山翁啓林孺人曰便省墓而教
諸子孫肄學莫如城居請勿以徙難母兄勉從之其

後兄之子源以甲科為御史副使澄以貢為教諭弟
之孫彬為鄉進士翁之次子洧以貢為高要邑丞詹
氏復蔚然望於城中翁之貽也翁以幼子任家奉母
以佚遺其二兄使就學為弟子負既而兄早世弟嬰
痼疾又為周旋其家政禦侮恢侵持緩赴急情款殫
竭力亦副之諸子姓憚而加慕事翁猶父副使公貴
居然獨為翁屈謏謏然恭也治生常以暇為整不役
數設機意豁如也衣食取足自充無饗年之慮國中
邑宅郊外墓廬相次偕作扉靚牖位階臧潔緻不豐
巧而風致可悅翁在國郊相半以示達於死生之故

而市塵不勝野韻也在國宅與二三耆叟為逸會詠
風朝月倪朝仰夕郊廬所伍山農海漁談桑麻塩魚
力作之勤相為勞苦穰賽灾崇觴酒豆肉巫舞覲祝
均其憂樂年齡既邁而輩望彌尊鄉人無少長賢愚
皆知有素隱翁始娶吳早夭再娶宜招李宜招屬漳
州龍溪而與多卿隣也李姓望於宜招故李孺人歸
翁孺人性孝慎而刑於夫善執婦道事姑友妯娌上
順下諧庭內無間言靜而不媚置側室秦馬二氏以
廣夫之御能以禮自約使代御於夫多子而育之甚
均有鳩鳩之一故翁得願適神志老而益康孺人亦

厚而無傷年八十九而後終也翁七子洧泮孺人出
也溱淮瀚出秦氏潮淳出馬氏溱淮泮早卒不嗣孫
男十一人曾孫三人洧慕古好學為高要有儒者之
守忤勢見黜翁卒嘉靖丙申十一月年七十有六洧
與諸弟塋翁於自卜之兆罷高要歸侍李孺人數年
母菴子艾慈孝怡然也甲寅七月十二日孺人卒而
以其歲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柩以祔于翁翁之塋也
洧方為太學生念翁德誼之高非其人莫以銘且將
有待也茲祔孺人以銘屬某以高要君之學之古圖
永其親之傳慎其託之重而虛其日月之久也而以

屬予其何辭翁貌魁美髯目光燿燿人音吐巨暢
情致有以感人弘治辛亥劇賊溫文進之亂安溪尤
擾翁扶母逃匿僅脫母而自為賊得慟號哀警賊不
能害監司主督捕賊者廉知公召至庭中間計翁
為指畫山谷形便兵道所從入地當據及所宜避與
防之險塞竟如翁策賊以平其才有過人者豈猶靈
惠公之餘烈耶銘曰

烏顧而四瞿手口拮据而瘖或以家腴亦或以落枯
反以不慙餘徒天之爰維恬維愉母牯其軀生亦以
于于神明守其都絕鬼之盱敷遺斯需後之人勿卜
其孚

處士楊角山墓誌銘

是歲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戶部主事李君存孝將
塋其父角山處士于高魁山之原謂予哭曰傷哉續
之無以寧吾親於土中也勤苦一經以起其家未及
以一官為親榮使其旅卒而不得視其含歛魂營營
而不知所如往盡然徒生即欲自隕又慮非所以死
也疑於處生死之間永抱憂悲閱祥禫而彌痛勉襄
大事續其可以死乎先生其謂若何先生若使吾親
有以掩諸幽者續猶未悉即死也惟仁人其哀之以

貸吾死嗟乎李君孝思之篤而詞之窮也予何以辭
李君以三禮試春官魁天下士晉江文學舊矣魁天
下由李君始天下知李君之文必知有其親之教角
山隱約間巷一朝趨然遠出覽觀京都制度沿涉長
淮大江之壯適游吳越觀其佳麗足以自廣即不容
外有大故固當不免即不免何必守一室屋隅之下
也士一日出所學通籍於君不得不與親遠不幸有
大故宜其不得在側而君深引以為悲嗚呼篤哉由
斯以言君之痛其可以平乎君方以文學事業進顯
於世為其親光寵將遠且大豈以得一銘追死而其

詞如此可謂孝矣君復哭曰以不敏之文售有司固
吾父之教又有厚遺焉吾父任質好義中心獨出於
順祥充其心之所思莫非可急之人而處於卑約不
能踰分域之外過有所用其力也顧力亦副其心矣
故所儲不溢鍾釜而每能推於匱乏所履不越闌闔
而常有救於援急不敢以色詞加人而譬諷所及聽
者嚴於呵責不肯以機數致人而坦露所懷親者固
於拘維鬪攘方拏械穿潛張而驟解默弭於微辨笑
道之下者不知幾人修於冥冥不可見之間以畀不
肖今日蓋吾父積勤累善之遺也謂其積之而將享

之遽以五十有八之年卒也此續所為甚悲而姑以
盡心於土中寔死責也續又有請於先生吾楊姓也
高祖副曾祖宗彞祖貞世居安仁鄉之鈔舍村以力
農本業自給吾父早孤而婿於陳城居也遂居於城
之東隅陳母故李毅齋公某之甥也毅齋無子故吾
父育於李而為之子禰李而妣陳鄉人之敬愛吾父
者知為李角山翁而不知為楊也惟吾父始配陳母
知之而繼室張氏謝氏與吾兄續亦不能知而續獨
知之今將題名於阡作主於廟或於所稱之姓先生
其謂之何予嘗及接翁然其遊京師也送之郊觀翁

先後無異容其微也不詘其子顯且貴也不矜殆有
常吉人也李君自言其父之德皆不為誣善信可銘
也若夫宗之必有別異姓之不相為後也在禮記之
矣李君雖欲徇翁之情其如禮何請志之曰楊角山
處士之墓而銘之銘曰予弟也我父也曰其不葬也
觀翁不取鈔村之田捐以與其弟兄所以專其情於
育者之義也事李氏父母生死盡力亦足以明其不
二於心而報育者之德矣茲別其宗以反于楊維禮
有攷匪倍輕忘翁其安乎即此山岡斯謂有子能善
其親之藏

安人王室端惠林氏墓誌銘

林安人之塋也其夫王道原君相域于邑之下遂山
治壙視役見星出入與其子均勞曰吾不得視其殮
殯以王事也公之廢私久矣然何以休吾情茲而不
勞將何以用吾情卜日得是歲甲寅十二月二十四
日庚寅之吉行事道原予弟也拜且泣曰其哀惟中
而銘吾妻始先大夫封吏部考功員外方渠公為叔
子納婦蓋安人也予適以主嶺南辛卯試事過家安
人入門方渠公大悅謂某曰吾賢叔子決其必貴此
女儀德固當貴可與之齊矣道原學於予自少而言

動有則在私宴無邪安人能不以情媒見譎於夫
慎有容家人竊伺莫得其幾微吾母太宜人總一門
之政好自勞而以佚遺諸婦安人常先其姑承事趨
動不敢以尊者之遺自荒吾室陳恭人溫靚而慈在
婦如間每居弱處後安人遇之獨執退謹知其夫之
事兄嚴而然也安人資慧敏綜時物揣求人情頗有
後智而性剴下以其夫恬毅遠俗不問生事乃益摧
縮不敢見其能一切近利殖產之計歛置不用惟以
儉菲自約而已內外事惟其夫之制莫適為可否復
善含鎮忍事家人巨細得失鮮以聲色徵發人終不

見其卽急也殂於淮上一女與二子同度同床在側
流涕長呼曰妾終不得侍姑太宜人一日之養耶身
死不足恨而廢吾夫代養之命其何如呼天者屢之
疾甚已贖出誥軸付同度謹藏之曰與而父別於京
師手以授我者廢而父知我者之不憊也檢橐中百
五十金示女子與同度曰此而父斥賣屋馬合餘俸
而具此將以為爾婚娶之貲勿以我後事費歛用舊
衣可也是時同床方六歲抱之手中瞑而後舍之同
度歸言一家尊卑聞之無不悲痛太宜人至為一慟
幾絕也同度知盡費其金治歛殯奉襯而返畢喪當

遣女同度發故笥呈太宜人狄冠之外蕭然簪珥
物衣皆敝暗予與季弟性中為之營辦而後女得歸
於是家人知安人之在官能貧而不愠也道原顧垂
泣謂予今之畜妻子者非必仕於朝有祿賜於君宜
亦能使之溫飽且佚吾再命於宦籍而室人終身食
粗衣惡顛頓辛苦於邸舍道路以至死也吾其為不
仁人耶吾思母之養不能什位而退又不能御以如
宦所徒輟吾妻以歸使其客死吾其為不德人耶即
令病時猶在邸醫藥有輔或可不死是吾貽安人以
死也吾何以自逭於幽明之間嗟乎君之篤於痛而

疾於思則誠厚矣若夫以廉貧不能豐其內為不仁以輟妻子之奉侍其母為不德則非學於予者之所聞矣乃收涕而泣塋安人以其夫兵部武選主事之恩得命其后由儀部郎中轉尚寶司卿今以使命過家同度娶同邑四川右方伯黃葵峯公光昇之女女子嫁南安庠生潘志遠同度志遠各有女子一人安人皆不及見同麻聘建安故相楊文敏公之孫鄉進士華山君肇之女安人在官邸預議不徇女婦之見以遠聘為難亦其識之所至云方同度以喪歸太宜人將返櫬于家而哭焉予為敢厝于先大夫東山塋

兆永慕之精廬道原在京師聞之號哭拊擗以不託櫬於正寢為恨予貽書為言古者喪車不入國凶事有進而無退往而不返之節且朝夕奠以几筵致生而奉之者在祔魂之帛棲神之主而非藏魄宜速掩之木之謂也道原乃愴然含恨而自慰茲就東山之廬啓敢而設柳禮也銘曰

以琴瑟和御之燕好為後而以甘旨左右之娛侍為急此女婦之所難以名位修勅為可榮而不以賞而賸潤為足賴則士者有不能而安人之知及之嗚呼其生而然其有所刑於家而然是皆可賢銘以昭之

內懿有考其勿諉其視茲阡
陳啓文墓誌銘

安平於晉江為望里里之望姓可指屈者不數家東
積慶坊之陳其一姓也陳氏有曰啟文字質儀翁者
以善聞里中其季子武勺婿於王氏吾姑也故其塋
某為之銘翁卒於正德癸酉歲長子及孫相繼亡叔
子武靖與武勺始力圖之故其塋緩翁生正統己巳
時方朴畧未習於聲華閭巷壯者暇日力修本業以
養生送死為福不以治舉子學求進取為貴也翁少
略涉書知大義而已故絕意於聲華之途而鄉里所

謂善人者力不得以有為其為善僅充其心之所思
而不能踰其分域之所不至也翁之父元泓頗蓄田
以遺三子未有命戒以析而沒也二弟欲析之翁不
能禁則使自選其善田而後已取之多荒瘠也盡一
歲荒者墾瘠者肥量田所入以為出久之有餘以其
餘貲附宗人之敏者貲遷于外日滋月長翁不疑附
者附者亦為翁盡里人共貲行貨多以凶終翁獨終
善生既日裕自隱於心曰吾身所自出祖也身所由
分族姓子孫也敬祖莫若豐祀愛族子孫莫若教以
學乃自置祀田塾田曰吾以上竭敬思而下開詩書

之業其心盡於此田矣友其二弟終始無間言事二
 姊老而彌篤歲屢迎至其家進飲食以娛之每迎必
 數日浹月而後返曰無幾相見也出見鄉人恂恂謹
 愼不敢以色貌侮人與賤少者均禮加誦焉翁所為
 善不能踰一域故如此矣娶黃氏先卒生子武瑩武
 寧今亦已卒黃氏之壙翁自為壙誌曰只志生卒年
 月壙地坐向及平生一二細行足矣無他善可以厯
 顯者之筆也其識又如此繼娶鄭氏生武靖武勺鄭
 氏後翁四十餘年卒為今甲寅十月武靖武勺始奉
 翁壙于安南縣蔡山之原與黃氏合而鄭氏同祔焉

卜以十月廿四日行事而來乞銘孫魯玄男子

十四人多聘客家女翁壙雖緩而得銘翁又何憾銘

曰

承厥貽不墜其基後培以菑燾厥後既遺之有且示
 以守其終曰寧其藏孔固維我銘之維其子之故也

與人爾封文林郎監察御史鐵山公墓誌銘

嘉靖乙卯十月九日劉君志仁葬其父封御史公于

邑施山之陽與母葉太孺人之兆合而以志屬予曰

非得子文孤將何以葬吾親始悲君以松江知府

俟調過家公促其出者數矣君濡戀不忍竟得奉公

之終嗚呼孝哉公喪於嘉靖甲寅九月其喪鄉人爭
走哭哭多盡哀無遠不至肩踵摩接巷為之塞其存
值公生辰姻黨隣里皆來壽焚香盥祝莫不願公百
歲其得榮哀於斯人子頗恠何道致是公貴且長矣
與人彌恭色溫詞至論事細折毫毛精中膏肓大黠
小慧欲以情貌深厚蓋其過非逢公皆剖露無所遁
匿公既善得人隱曲又惻怛懇款耻人之過樂其有
善如已得失所譏斥獎許嚴於官府予奪人用勸沮
於其言以故鄉人有相構為虐者多自解去不至於
有司雖富而御財有義徃徃所知縱弛以振業乏窮

嘗為衆人之母惡菲服食不適於驕佚故多悅其富
無怨妬者生死得人之哭祝其道由此可不謂偉大
夫所為哉貴富而為義勢便事易世之能知公者止
是矣公未以子貴家中衰貲落矣隨力所及與人同
勞逸其苦一糲一盂遇有寒饑推共衣食微為匹夫
能得人死力所至有附其赴人緩急風雨疾病期至
不爽畧刻同安之俗在弘治正德間以雄長俠武相
夸尚其魁則聚徒衆置要約旅拒官府蒐瑣細族則
罵訐健鬪視庭中牙鼠角雀勝者酒食鼓舞賀之耳
公始好詩書士人語自悼幼孤老多難不習儒業獨

發憤於其子志仁君才過人業既通聲聞日起公益
延名師勝友厚與為禮非徒以廣其子之學亦欲風
示里中知讀書可貴而珥筆探丸之不可為也處卑
履約矯然有濟物變俗之志又其近於仁矣志仁君
為御史疏諍廟議與小人獻諛侮禮者為異同章格
不下數日或傳至家客多以禍不測為公憂公抗聲
曰主聖臣直其何憂御史果不獲罪御史出為松江
遣輿卒迎公客皆從史公以吳淞羨水土多珍物宜
往饜饗吳中民吏善事長官往使民吏一謁太守父
返巡跪拜足明得意也公曰使吾在兒子郡邸中且

閉門杜徑民吏何由見面日買魚菜數錢併禁苦婦
子僮奴口腹矣且使吾為厭家顧不足充吾慾耶客
謝愧輿卒空返貽書松江勉以守官愛人而已其所
以教子推此可知也公名恭字大受居鐵山之下故
以為號曾祖雄正統間散家貲萬緡糾義誅劇賊賊
焚其居與僮八人俱死官為祭斂鄉人哀而義之至
今祖弘淵父朝權為學官弟子早世公獨與母王氏
居比長娶葉贈太安人者也因奉母以僑于葉自力
於築窶艱踣之中忍閔耐侮竭盡勞瘁以持其家待
子有立計數明而識慮遠非偶然倖遘而有今日也

年六十九繼室林氏男女皆出葉太孺人長子存德
即松江君存業國子生女適蘇希頌張銘郭顯有孫
五人夢龍從龍邑學生如龍為龍起龍皆幼施山之
兆公塋葉孺人所自卜堪輿家以為祥也存業與夢
龍以松江君之命來速銘服寵容毀非乞銘之詞不
出又足以知公之教也公孤時諸父弗友弱土母之
寡謀殄其孤叵測屢矣公幼即多智能如母教指潛
形謹跡不踐禍機昏夜出入自防飲食心動輒不茹
竟免於害諸父知不可殄絕則漁奪其產耗之盡公
泣謂母曰是物他日兒能自有之勿與爭其僑于葉
辟家禍也諸父竟以凶終諸孤淪落存者蕭然公洗
沐拂拭之時其婚嫁為營貲產不尤人所難哉銘曰
丘夷淵實伏倚之質趨蹶徐行緩者乃疾謂夫憐憐
奪予凶吉如衡移權鈞得銖失維子能賢由義教出
化虛為羸用儉節術彼冥弗窺偵其信誦 觀于茲
刻銘幽室

封太安人慈儉程氏墓誌銘

予弟道原好言一時名士賢大夫於鄉同榜中每譽
陳思植君之為人言其才猷節槩能當人之所難克
其所為禍患事變足倚也君罷官最早為廣東僉事

好繩嶺南吏民以法由其母教以不可曲三尺阿比
上下也嘉靖庚戌罷歸拜母笑曰吾所以教汝宜為
好官然其術不可以久宦也術固當爾其勿悔善待
我左右我不汝疵咎也君娛侍方樂而其母以甲寅
六月不幸移書道原言不得奉母太安人以終身而
大父封主事公暮年有悼亡之痛詞旨酸楚如不欲
生道原持示予予竊敬思植之孝而因知其有母之
賢也君卜乙卯七月某日塋母走伴山中以竹溪林
君所為狀乞銘其詞甚哀而有文予既因吾第知閩
有君又知君有母君復以銘母惟予宜也何以辭按

狀安人諱粹然程氏父謨賞雄于鄉祖隨州知州亨
有詩書之澤焉安人生巨家而澤固存頗聞畱史之
訓戒笑語不妄靜莊有儀入門而封主事公某之母
與大母皆在二母材性不同安人事二母各得其意
母李氏勤於事譽其婦曰無惰事大母蘇氏嚴於禮
譽其婦曰無愆禮故其夫以善事父母聞其為夫育
同祖之孤姑撫之猶子敬之固始也方貧能使內外
無菲缺而銖積寸累化約為豐不待其子之貴家駸
駸起矣子貴祿入日有餘籌廢舉權羸誣其事纖密
而不煩築室治田多而益辦主事公茹嘉服玆怡如

也其子謝官亦有以為歸精敏有過人顧不以巧知見稱親屬長幼見謂有德淑溫孳孳然恩意接遇人有如也富而彌儉老而能勤勞於陳氏令善終始純備矣方安人舉僉事君年三十三矣又無他出獨子而晚顧子不以小慈敗義課督不少貸僉事君既賦材異人無滯課以煩師櫛猶時時以小嬉間惰受母訶撻也舉男雖晚僉事君早貴以工部虞衡之考得封御安人如官卽食四方水土腴美之物狄冠展衣榮於闕下都膺腆以閑其家剗剗綜覈願使指授尊於內外族戚之間殆十五年所享顧大愈於早有子者亦其教有以篤斯慶歟僉事君名梧女四人適李魁商周竣夫蔡宗安李俊卿孫男一人主事公名之曰紹長孫女許王桂戶部主事健之子幼二人未許人其塋在八都蔡坡山之原安人居常好言古慷慨烈節事於今賢尤篤也僉事君權未江陵時湖廣巡按御史按顯陵內臣不法事急反為所中逮繫赴詔獄安人問君是中御史者誰璫何許人也君答閩人也安人怒嚼齒吾閩何得有斯孽慎勿與之通顧御史以持憲蹈禍得微自沮悔耶君厚資御史赴逮之費歸為安人言無悔狀安人喜加他日昔怒始復鳴

呼是可銘銘曰

孰不有子孰不多有孰享其祿以昌于後亶斯令享
自作之究傍羨側睨孰苟貴富庭特與祥由牧與狩
著此銘詩以告他母嗚呼斯石其勿以朽

封職方主事蔡梅園公墓誌銘

武選郎中龍溪蔡君奔喪過泉匍匐造予輒哭輒拜
哭不起曰文也罪罰不得視父歛五內崩摧終無以
自贖忍死治塋請求贖於君子至漳久之使來曰卜
地 里 之原將以是歲乙卯十二月 日襄事君
方以文學操行有見於世所以自贖者遠矣奚所託

於予文按狀公名廕字德流別號梅園漳州南溪之
蔡望於龍溪公之宗尤望於蔡然世未有顯以系傳
遠族居繁為望爾祖 父弘安皆含和履厚自樂廛
田無聲華之慕故公少不習為士而稟知獨異軼宕
多大言趯然有不安一室之志曰大夫生欲何為而
沒沒老環堵間為無能之人耶舉子業拘統我固不
樂學泛覽史傳頗談其成敗得失抵掌誼譎學書不
能工曰吾不能為時書篆隸古體可學也無師授而
偏嗜獨契晝坐夕卧畫披摸腹落紙輒喜他人評可
否工拙不介也繪畫嬉涉為娛不入品目而徃徃有

韻踰嶺遊吳越登虎丘吳山高頂太湖鉅浸浙江驚
潮駭目蕩心狂睨內付絲竹妓女滿席意不枉也久
之還家母謝氏醮之曰而不工不農放浪遨跡終不
謀家乎踧應曰致富之術在兎目眈手畫間第不樂
為耳今知奉慈教矣因出子母錢若干籠百貨視時
緩急人棄我取為權間出奇變時急不趨人取不競
卒以緩致急以棄徵取倍利從羸盡入公手諸同利
者服其知而嫉能也曰蔡梅園命愈耳公聞笑曰是
在計然策中非心通性靈不得也渠不達而羨我命
宜其終不我若矣術既通時時有所寬捨求自遠於

言財沒義之嫌精小兒醫為人治多不據方按藥指
又火灼之十不失一有請必赴或以金謝公曰若視
吾售醫者耶所以治此業而樂赴人之請者欲以多
活球為有濟於物也謝者愧拜而已三子伯宜季懷
仲武選君也嘗指仲子為內嚴氏曰蔡氏之顯在是
兎矣使伯季持家而課督仲子以學果舉進士選為
翰林院庶吉士授兵部以其官封為職方主事嚴氏
封太安人公雖意愜不負素所期亦不為溢喜蹈世
人夸艷挾恃之過約教子弟僮奴毋敢苦里中及溷
官府請寄鄉人咸尊貌之不以榮貴故嗚呼賢哉公

以嘉靖甲寅五月八日卒年七十三女三人嫁周某
徐某劉某皆各家孫男七人始武選君以主事奉使
過里為公壽里中人爭持殺酒來賀公遍揖賀者曰
公等請言乃公所以得賀乃公為若受殺酒客各進
所言大抵多譽公善教樂施好義急困之報公不領
也最後有言公多活性命襁抱中嬰孺無橫夭是所
以有今日公領之顧謂曰活人豈能多惟此心不負
可與神明對耳客皆懽服於是盡謝諸殺酒而大置
酒酌賀者里中人無不霑醉出門舉手嘆曰公真德
福人吾輩不及也庚戌歲虜入邊犯內地京師憂虜
公貽書武選君為言備禦防守大計以籠貨灼兒為
沉曰使籌勝決機如吾權百物廢舉帥布卒扼害險
據形勢如吾審穴舉重而輕者赴攻本而標者從兵
事不出此矣武選君佩其言施之謀議中微鈞要大
司馬多資用之嗚呼公雖不顯其有濟於物又專在
活數小兒之功耶是宜銘銘曰
或逐其外而培其內以為神懟有葆其醇而抑不伸
亦觴於人與人者偶惟公之有靜撥其幽克對不負
宜篤爾祐以昌于後

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楊西渠公墓誌

銘

西渠楊君名逢春字仁甫泉州同安人予舉乙酉榜同年友也由己丑進士授杭州府仁和縣令父喪未至官服除為蘇州府崑山徵入授南京道御史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母喪去職起復僉事為四川按察司擢河南布政司叅議積資二十四年始為按察司副使未至雲南卒于叅議之官舍年五十六卒之二年為嘉靖乙卯十二月十六日塋于邑之某山君居官竭心奉職凡職所當事事悉力從之事有犯忤人所縮首善避及勞險不可必濟偷則苟安君必引為

已責曰職所有事也直前勇赴不反顧沮悔常為巧者所目君初不知久之或知亦不變也曰使眾人智而我為愚不亦可乎且使我不愚則意貳力分於事亦不能如其職矣是吾正有賴於愚也又烏用去之崑山稱富縣前令多以富自沒有能不沒於富而諸獻遺權力猶不敢裁罷君曰費人之財以買聲市恩而詭於不貪人之費斯孰執其咎一切罷之其政見民急吏賦籍獄胥史不得竄手戶受賦重輕獄當決縱榜示出無不愜服不復求吏知權不在左右也撫按異意條教難遵君據理疏正當以理為君奪

舊令最以故方伯慈谿楊子器公為賢至是有前後
揚之稱蓋以君繼方伯公也江南北諸郡邑以歲時
餽留臺為常君入臺餽不敢至曰是嘗為崑山盡罷
諸獻遺者不可溷也巡視江南北倉庾汰黜庸貪風
采振竦所部廣屬吏滋多人人如君臨之在廣東分
巡嶺南道疆界遐曠徃撞蕃育其中數為民患故嶺
南兼有兵戎之寄法弛日久將玩卒惰賊白日剽通
道行旅梗塞相為蒙蔽以苟歲月而已君首舉綱維
責郡縣以修政息民之要然後易置將領選卒訓練
指授方略自是賊發輒得野聚荒村開戶而睡矣在

蜀領璽書專以監屯為職最號煩劇利源所在豪右
穴之君綜刷成額按籍考要年侵月虧瞭然可見偽
巧無所飾課入日進時叙州戎縣都蠻畔殺略吏民
長寧戎珙一路邊無居人監司相顧莫肯發口君獨
抗言且設禦取之策撫按相與謀非揚僉事不能辦
此會檄以都蠻之役委君君至益用耳目知蠻敢為
不靖由屢撫養其驕桀之性非盡勦之後益不可為
度險阨分兵四路約期進勦君復計蠻素以撫徂我
若因而誘之宜必我徂得之易也陽撫其四鄉而以
勦二鄉為師各果得四鄉最桀者四十人以來盡殲

之用是兵入有功俘斬以千計湖廣分部潭邵之間
戶多亡逃客戶据其田逋稅猶責主戶之存者故亡
益多而逋殆不可校君為法使稅常附田以行田與
稅不得相失而互為有無也平賦均役通滯節冗事
集而令不煩其在職獨久復因暇日興起禮教訓勵
生徒士奮於學者彬彬然盛矣所至盡心於職大較
如此故其以憂去嶺南以遷官去蜀民皆若失所怙
相與泣曰徃蠻復苦我矣其卒於湖南民走哭相踵
不絕喪歸罷市舉聲以過喪出境乃已君世不顯曾
祖某祖某父某皆以謹朴守家君貴贈父為御史封

母某氏為太孺人君天性孝友與弟逢陽終身不異
財守官廉約所餘俸悉畀逢陽為家逢陽亦不敢私
君之內子封孺人洪氏能無吝情一門友恭雍如也
於交游篤久而不忘欽欽在鄉間間敬老字幼不以
貴倨有人所不能及也君在崑山邑有故相當國子
弟僮奴暴里中君逮置之法移書都下懇惻侃切言
以德為愛之意故相報謝暴者終君之任益戢嘗欲
奉其父祀于鄉賢祠邑子論有異同君持之故相滋
不悅然未嘗敢短君也為御史值東宮備官僚時
相引置私人物論大諱君首彈之相權寵方盛莫敢

齒及上覽君疏加納為易置所引用者時相氣大
沮欲中君以事而有所畏遂以貪事出君臺中在嶺
南韶州守倚故相大為奸利不法事總制撫臣惲相
權益優異之君白發其奸撫臣搖手君曰坐視民患
不除不能一日安於位除患而以禍去心所安也撫
臣內惡其言而奪於君之法韶守竟不免此皆其悉
力於職人以為愚而君嘉為之者其在蜀都蠻之叛
非君職也直以憤在職者偷事病民遂以身任之功
成而賞不及反以得謗久而後白尤人所為愚者也
然君仕雖不速化而正論常歸之使昌其年仕終

達視巧者遲速之間耳而遽止於此豈非命也夫于
二人長士遷娶臨海尹林大樑之女次幼聘某女嫁
某銘曰

淑之湯湯下流長兮魂飛于上俊昭揚兮歸旄翩翩
有攀傷兮復魄故丘固且良兮維吳與蜀嶺之陽兮
山阻水逗莽異鄉兮尸祝報享酒牲芳兮胡必茲丘
歸斯藏兮詩于墓門荅精爽兮

奉政大夫刑部郎中蔣悟菴公墓誌銘

是歲乙卯十二月六日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悟菴塋
其子郡庠生陞奉郭白峰公之狀來乞銘鄉先生家

居能急人之病不愛勞動求瘼搜隱籌所宜抹振出
 危苦語感動在位平鬪者曲直以情款諭人於不爭
 使直者得曲者亦不敢以為失若是者惟悟菴賢其
 沒而上下之間無有能為強聒說教者予蒿目視人
 之病不能抹方追思公又烏辭銘按狀公名孔燭字
 君和正德丁卯舉人登甲戌進士蔣氏自浙之長興
 縣徙閩國初編遣從軍故籍隸于衛其姓視他籍最
 著高祖佛保曾祖遂祖道父文權以公貴贈奉直大
 夫南京戶部員外郎母何氏封太宜人公生而敏明
 有識量比長益習億物揆事審而不煩方貧不足能

以攻治業之暇營父母之養常若有餘始仕為通
 州知州州繁庶甲畿郡材賦刑獄簿牒填委民吏仰
 視側睨公為之如素所熟會計羸縮節浮益虛財賦
 贍足宿府猾吏無得竄其偷偽兩造至前情輒披露
 情得則稍薄其罪庭中諠呼稱平久之行控為空都
 憲重臣監察臺史相踵奏薦以公才可大任每行部
 未嘗至通州曰有賢長吏治之矣賢聲出畿郡上尤
 加意學校表厲名教課諸生以業躬督勸之獎識髦
 俊後皆成大名如今少宗伯崔公桐大司徒馬公坤
 參知錢公爍方伯陳公堯並所素課豫識士也將滿

卷之十五
 二十三
 四百七

考奏績贈負外公訃至民會哭奔送殆空四境州有沙漲地宜田宣家唐家二壩宜隄公墾田築隄則漲有新會防有滌水是一役而興二利也募民佃漲地收其直充役費役且舉聞訃封題募金以遺後人其盡心於民推此可知也去職蹟譽益白銓司遲其至將顯用之服除赴銓公謁而已不私侯貴人之門竟以常調授南京戶部負外郎積資遷郎中公靡事不周尤善財計司徒倚以為重賢聲又出留都郎曹上人今上新政懲整弛散會天下財賦獨以浙江江西蠹耗為多思得即負才稱任使者一人司徒以公名

上授璽書以往公簡別屬吏分遣督逋自執要成以稽其惰敬晝夜蒐故贖得乾沒鉅賦株本則窮其節目枝尋條剝所得積逋溢於新賦謂藩臬諸司曰茲使也以督賦為功急則傷民緩則病國吾今所得財皆其已出於民而未入於國者賦集而民不擾庶於國有裨哉吾不敢以為功惟傷與病交免可以還報矣比反命入奏上嘉其功特賜褒美命吏部寵用之遂改授刑部郎中坐是取忌年四十失官知者慨恨之既廢事何太宜人承顏順志服勤左右每食躬視和飪嘗旨而後敬進之常自行厨區與竈養漿婦分

役家人勞苦之公曰使堂上享之而其吾獨惜此耶
寒暑衣裳手振領循祛非潔新溫軟不使近體衾枕
舒拂夕以為常侍疾省藥物尤謹或終夕不寐與弟
孔煥居不忍相遠罄宦金買田宅歲羸月羨久益增
廓折半均取不以尺寸自謀猶擇腴美以厚之愛弟
之子廷均踰於愛陞也別置田七十石市屋五間資
廷均為讀書費何宜人安樂之曰汝撫弟姪如此吾
復何憂孝友之實播在閭里誦傳相嗟嘆以為不可
能也其餘恩足以及族人赴急持危情與力偕至孤
弱不能立貧無告咸賴公以不失所邦國稱睦焉嗟
乎公仕則勤於民廢亦施於有家出處皆有所立名
位不亨而心跡可述矣其又何憾配陳氏贈宜人繼
鄭氏知府鄭公良佐之妹前卒無子繼吳氏封宜人
子陞娶南安黃氏故通政黃公河清之姪女女三長
適黃秉故教諭黃公達之孫次適黃守吾知縣源之
子三適黃思詔俱邑庠生孫男應錄邑庠生聘御史
洪君庭桂女次應銘孫女長適鄉進士鄭一鳳子林
立次許叅政黃公潤孫國俊以壬子十月卒距生丙
午享年六十有七墓在西郊白塔山之原公所自來
也銘曰

雲者為雨可以徧下上既族而風之方施而處其在
乎水為澤而滂不為川與河浸也不多以行于家終
樂且嘉墳奏則麓和有母者皤髮白而頰駝其委其
蛇門內之實鄉人揚其華其又何嗟歸安斯原銘之
使不磨

胡榕溪暨李孺人誌銘

友人胡子敬君禮為靖安教諭嘉靖壬子歲乞于江
西督學使者曰禮之父老矣為一邑之子弟而遺吾
老何以為心詞迫容感使者鄭公以子弟不可一日
去賢師乞再三四不許踰年癸丑二月其父榕溪翁

卒訃至子敬號呼欲絕不敢怨使者而自悼不釋是
歲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塋翁于晉江三十五都許內
山之原以其婿江貴溪君之狀來請銘安溪著姓胡
氏枉甲乙始自光州入閩不詳其世世以朴約相傳
正統間最以仗義好俠有名曰欽者能以其資為善
事天順戊寅歲大飢出粟千石助賑上聞褒異賜
以冠帶敕有司建亭旌之擇婿得蔡虛齋先生實識
之於齠稚時而先生果以理學為一代名儒欽生英
德教諭誼與虛齋以內兄弟相資於問學有聲庠序
貢授遂安訓導積勞擢英德卒于官教諭公生翁名

道字宗緒娶晉江南雄府經歷公英孫女李氏英德
公之歿翁千里扶襯侍母陳太孺人能忍痛任勞役
備極艱劇竟襄大事事母盡其力未嘗業儒以其質
性應物少則順悌長老至壯無違行強艾敦交睦與
無失意於倫輩耄期撫接早幼尤巽抑不惰天資近
於善祥厚閭憚不踐凶機非講擇可否而自合也居
郡城之衢鄰叟里予日相過逢舍中坐客無空日或
一日不合客則之他舍杯觴娛日不知日之邁也抱
孫長息婚嫁有無茫若夢中事囊無贏財或一旦有
以急告倒囊與之比客至當具李孺人脫珥為具亦
不問也孺人曲順其夫琴鼓瑟應好合雍如也翁喜
謂所知曰使吾內有徵忤亦安能樂如此耶予敬年
十二三有美才試輒冠諸舊學老生屢失有司竟以
貢起家翁終始不以喜愠關意襟度夷曠曾靡疑吝
無筐篋錙銖之殖而有本原方寸之積所以貽後者
不畜矣翁生成化癸巳行年八十一孺人生成化甲
午卒於嘉靖辛丑未塋也至是與翁合焉三子長禮
靖安君娶教諭莊海之女繼白氏次麒娶知縣劉信
之孫女次祐早卒女三人皆天孫男一山一潮一崑
一山聘司訓王甫政公之孫女孫女長適晉江薛應

會次適貴溪知縣江萬仞次許晉江庠生蔡雲嶽次
許安溪庠生唐音之子道一餘三人皆幼翁淳心質
行永年令終絕惡歎於家邦老而益為人所願居嘗
履順無奇也翁嘗受安溪訓導周君某寓金一篋隣
火翁適他出家人皇遽避火多所遺失寓篋獨無恙
周訓導聞災拊心嘆曰亡吾金矣一日翁持故篋昇
周曰金在此周驚喜如新獲以十金為謝翁輒然曰
使吾為金獨不可利此一篋乎而受十金也周感服
再拜斯亦奇矣銘曰

輻輳者擾于器器者矯乎决道之藩而騷性之微於

天之人小者乎復樸而去藻外黑而中皦謂翁之生
也藐乎其原膺膺其坎窞窞歸斯藏者宵乎

黃濱溪處士墓誌銘

安溪參山黃生大本稚年而志學余嘉其志而許之
游其愿而篤可教也余又因生以知黃君善繼君之
先世皆不仕其父添養蚤世君少孤不克就學而所
居有山水之美田園之饒守其恬質以隱家近桐溪
臨水垂釣或放舟獨徃縱意所如不復知有世上之
榮身外之物也故自號曰濱溪黃生從余遊時傳其
說歸與族人言參山固朴處人多不為詩書語舉

以黃生為笑君獨好聽其說久之則愴然謂黃生曰
吾等僻處窮山耳目無所聞見徒竊活耳何由得見
此人以發吾蒙也黃生以為言且期來見已而以母
病未果來已而自以疾不果是歲二月七日則黃生
以君之計來矣予聞而悲之而黃生復以君之塋告
曰乞一言以志其藏蓋君竟以無子死而其存則與
嫡母林氏母方氏謀所以嗣其家者選於族屬之最
親而擇其愛者大任以為嗣書以遺其妻蕭氏曰我
死則大任吾子也黃生慰之曰世父何遽謀至此姑
自攝勿及此不祥語以自傷也今既卒而大任奉其

治命以終三母之托故黃生為營其塋而圖所以不
沒其人者以屬予曰是其生悅聞先生之說願出門
下而未得者先生尚哀而許之以幸吾父於地下也
余既知君之意如前所述而為君之子者又吾徒之
第大任也其可得辭君字士孝生四十有四歲而歿
歿之後一月而生女而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塋于
其鄉負潭山之原嗚呼其可哀也夫然予觀世人老
而無子者猶不知所以自決而卒制於他人之手繼
嗣不定以敗其家而歿其祀者徃徃有之君獨能以
盛年為遠計而其選擇之慎付受之明使狡焉思啟

者不得搥乎其間亦有可賢者與銘曰
禮之所出爰輔以律本人之情厥正而悉無嗣之凶
有續其姓非無倫序曰愛之必生而宜之其死也謚
爾克有子在計早佗我銘其幽有如皦日

處士順吾王公配龔孺人墓誌銘

順吾翁之卒在嘉靖癸卯十二月其嫡長子綿緩前
卒庶子績約紱續皆弱且幼丙午四月配龔孺人亦
卒乙卯正月二十五之吉四子與綿之遺孤手中始
克奉翁孺人祔于龍山考妣之兆四子已納室有子
及綿緩之孤有孫十一人手中亦有子一人塋雖緩

而周事合禮庶其無悔翁名陞字德敷父瑟齋公瑞
昌母蔡孺人大父義齋公永堅曾大父明軒公庭中
皆以好義力善儀表一鄉世以為樂不慕榮進翁少
而敏悟過人讀書不多誦數已熟久而不忘母患其
弱以書為勞也讀輒禁之嘗潛投里中學舍從師授
書母輒遣人譙讓其師是欲殺吾兒耶里中師相戒
莫受王生卒業故翁終不得以塲屋之業干有司性
固好書史傳雜記稗諧小說汎覽多識其言體事切
物而貫以義理遇人輒言之為父兄言慈友為子弟
言孝恭援證宿事昔說聽者莫不竦喜講禮修儀居

常矜整動救約人以容節好入里中學舍問子弟所業而課之故里中後生遨手足褻衣冠學舍子弟業鈍情艱於應課者往往走匿里中凶吉有資於文詞如聘昏勸學莫死銘塋之作多以翁為屬善為七弦舞中年遊金陵以琴有聲士大夫交下之冀聞其音遇意無忤為鼓一再行而已秀目修髯資渾朴而有韻致解紛弭鬪不厭強聒說而罷者尤多郡縣知名常召見之言即為言孰利當興舉而不言其不善者前守四明屠東厓令山陰錢立齋兩公並優禮之屠公復加獎激畀以郡檄主一鄉之約翁納檄郡中為

屠守言勸誘一鄉之長切此未死老氓所宜盡心表率督勵則非所任守嘉歎之以為質而近厚也始蔡母禁翁讀書誠患其弱亦其家有餘衣食無覲於外安於分域之內以自足也翁不巧謀生晚而多子不無以家迫為戚賴其疏綽不急之度有以自寬亦嘗追憾見禁其母不專於書而慨然有羨於榮貴之會也吁可念也龔孺人尤舒遲而無機祥懿之行周旋始終不憂不怒宜於一家與夫偕老而同德翁雖隱約不顯然無害於性以全其天永居世之齡而久其善鄉之蹟又何憾羨於彼此也翁四女皆嫁名家子

而仲女之夫黃物備博學有文詞以貢歷官為王府
教授宜為銘翁之子孫謂某寔維持其家不負顧言
之託必以見委是則何敢而銘其何可辭王氏有姓
於安平所可知者元之將季自二十九即三十一即
而至明軒公其遠不可評也翁嘗命某以訪譜之責
從宦中外始得莆田王譜而通之其為晉江派者二
十九即三十一即之號灼然可據其他官行名號猶
有不可質者故某與弟惟中與其族人叅政鳳靈知
縣一貫序宗盟而未即合譜不及以講于翁斯責未
索也王氏祠堂由翁倡為之制法有未備某方嗣為
之墳兆之在東埔者某僭竭力其間以畢翁志是日
銘翁之壙庶無愧於幽明銘曰

封戶部主事南園張公墓誌銘

公名良寶初名文會字廷際泉州晉江人高祖自牧
公仲端由安溪徙郡城曾祖進修公宗應祖寬以鄉
薦歷官終應天府學教授別號慎齋德學為鄉之先
正父仗義公秉德嫡母何氏慎齋公為山東荏平教

諭最善其邑人邵光祿公故為伏羲公納其孫女是為公之生母慎齋於諸孫中尤器公授之帶一圍公裳一襲顯示屬意云此兒必與吾宗慎齋公久宦而貧公以經教童子自給劬學不廢旦夜博涉他書業成矣而屢躋於有司因改業以謀祿仕居家躬行孝弟率屬同姓大書忠孝勤儉于祠堂而梓慎齋公遺訓子姓人授一編子姓中少有過差輒舉祖訓以警勉之撫弟之子如已子推父之居以居之追遠之敬嚴於祀事每厥明少長未集公已衣冠拱立祀先之所畢祭而享歷歷舉其祖平生曰吾張氏以孝弟立家慎齋公益篤友于伏羲公不替家法兄弟終身無間言念德敦行吾與若等責也戒諭敦敦懇至群從皆化之張氏一門尊卑殆百人雖折屋殊爨雍睦如一家泉人不知其孰為親疎也與鄉人處一以忠信為主而綜練世故洞悉人情鄉有鬪訟或官府不能平質公一言而解其誠心足以感之而明達能中人曲直機要曲者自為公屈蓋未仕而率族睦里之行已施於有政矣年五十赴銓得吳江尉邑稱富劇公佐理有餘力邑長開州王公一以政委之王公受成而已邑以大治郡守天水胡可泉公英察難事倚公

如左右手郡屬邑令皆甲第名流其所編徭冊民屢
愬不能定胡公盡以託公比冊出無復愬者督賦不
急不弛常先他邑辦集有巨姓逋租萬斛重賂求緩
公麾去之治之益急舟運糶載一朝而逋畢輸以敏
慎仁恕屢受臺獎而已於卑位不能薦之也高御史
世魁直諫忤旨就所部逮赴詔獄屬吏憚怯避去
公獨周旋其間諸屬皆義而愧之在職滿考值仲子
行吾君志選登己丑進士即棄官歸行吾尹諸暨及
為戶部郎出知常州府政業卓異時論歸美之皆稟
公之教也以行吾戶部主事之考得封嘗一說行吾

君于常州道出吳江邑人老稚迎觀追送皆言
去後無尉賢如公者在郡邸值蘇州海上三家寔在
吳中皆警 天子為置大將調數路之兵誅之督府
檄常州君專謀其兵事公密授方畧寇平督府論常
州君之功獨多常州君以凱旋郡公亦還家矣舟次
錢塘忽一人叩窓而入懷五百金為謝驚問為誰曰
常州民某獄寃數年得太守辨釋以此為銜珠之報
公峻卻之其隱行如此受封榮貴垂三十載欽欽謙
抑不入公門未嘗以氣力加人微時所與處相好如
初一飯之惠必酬飲食而并必推及所厚出不乘輿

常徒行道中邂逅舊故立談欵欵移時賤者即之不知其為貴貧者即之不知其為富少者即之不知其為老也置學田作書舍資子孫講肄開園鑿池作萃樂亭以娛族與鄉之高年為逸老會而故林沙溪陳葦菴鄭一齋公皆以勝流相聚游尤可尚也自卜壽域于棠陰山在清源山之麓諸子治別業以近其域各有結構風致公時往觀課學視耕之外留連佳景貴富壽康備人生之盛然每值誕辰輒不許子孫作樂曰吾祖父生日不能為惟吾不忍也孝思之至老而不渝蓋天性云念慎齋公當為張氏功德之宗欲

久其祀行吾君迎其意以所分父田充慎齋公蒸嘗公甚悅之於母家尤篤往返京師必由陸至在平謁邵氏家廟厚遺其子孫邵母諱日必屏居自傷淚蘇蘇下終老猶然德履之邵重于鄉邦有司鄉飲酒禮延為大賓雖以貴壽蓋尊其德也平生無病忽遘疾家人請用禱禳公不許幼孫或誦論語禱爾于上下神祇以為諷公曰汝未讀下文邪病中聞壻之訃憂其女甚及女扶夫視至家相慰苦而公亦逝矣卒之前夕訣諸子孫皆立身守家大要言畢從容委化可謂考終矣為丙辰十一月九日也距生壬辰享年八

十有五配薛氏封安人與公偕老長子志魁庠生先
公卒娶諸葛氏次常州君也娶黃氏繼娶侯氏皆以
夫貴為安人志騰娶黃氏志顥娶史氏志尹庠生娶
林氏女適博白知縣李士絢孫男八人守質守為守
臣俱庠生守介守孚守藩守教守嘉孫女十三人適
許皆名家行吾君遵公之教友和諸弟誨誘子姓彬
彬多盛材將益昌其世而公積慶詒謀之善彌遠而
光矣以十二月十九日奉公塋于所治之藏而乞銘
於某曰公遺命也銘曰
棠陰之立蟠紉其虬築之休休外曠而中幽生乎樂
於斯死也藏於斯更千百世其勿休祥嘏是逮

蔡母嘉柔孺人溫氏墓誌銘

王氏與蔡氏世姻子孫皆世以姑舅之講為兄弟兩
家之好非一日矣吾先大夫與蔡密齋公管 輩兄
弟也密齋之子明達發達復呼子為兄故其塋母溫
孺人以銘墓之文為請而不當辭孺人歸密齋公而
其父略齋公泗為邑庠生居家好禮母吳氏性嚴孺
人事舅姑無不當意間居寡言若不甚慧臨事斬斬
有條理臧獲經其指授則課計見效或不得命偶自
為之輒缺歎妯娌有所營辨視其舉止赴之而已蔡

氏族指繁諸婦多名閥或以門第矜倨孺人及孺人
為婦久之賢聲聞於宗諸矜者顧媿敬孺人悔其初
倨也家方起而密齋公沒孺人年三十六耳三子皆
幼當憂悲窘約之際撫孤持門戶如秋葉融風凜凜
將墜能維護其長子自達治密齋之塋而乞銘於故
給事史筍江公曰使賢人誌其藏吾夫子瞑目入土
矣維是未亡人之責在三孤也未幾自達歿孺人哭
之殆毀忍死自力雖衰而志不憤育二孤鞠瘁朝夕
不以姑息妨督課拾掇細碎積羸致豐二子行貨吳
越中貲殖殷起孺人亦病矣方驚召二子曰富不忘

貧則富不入於貧矣慎無忘糞糞危困時也又曰吾
起貧家最知貧家之急汝則割田數十畝待族人之
飢者則我可以死矣二子就床下書佃名歲得穀三
十石曰義田孺人視書畢遂瞑實嘉靖甲辰歲九月
七日年六十有三今其子逡巡在鄉黨間歛退悞縮
無敢有教言侈行循思母之訓也墓在三都張林山
之原與密齋異兆明達娶伍氏發達娶許氏皆未子
明達女三人長適王縉次適叅議伍公鎧之孫祖誨
次許黃志淑發達女一人許黃士儼女三人適伍宗
道柯理許釗墓坐卯向酉為七壙二子婦異日皆將

通志卷之五
村焉塋之日為嘉靖丙辰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銘曰
儉能起其家之屯惠能恤其族之貧匪直也婦其才
實夫倚嗟乎令人

陳約齋處士暨鄭氏墓誌銘

陳約齋君以嘉靖丁酉四月二十日卒年四十遺孤
長者十歲次未能言也將卒謂其室鄭氏曰勿遽塋
我室謂君慮貧不即舉也君稽首曰第待之鄭不得
終請已瞑越六月十九日鄭亦卒至是嘉靖丁巳十
二月二十六日子長者始以丙辰進士塋其父母于
邑之湖頭山周事飾禮人始曉君所為待也晉江有

陳氏著矣遠祖乎中公好學能詩遭元季喪亂仕不
得志終同安惠安順昌三縣令入我明而章應公首
膺進士科為郡衣冠之倡歷榆次繁峙安丘三縣丞
以才廉召為禮部儀制主事 太祖閱功狀大異之
璽書褒美下本郡榜之里門以寵之焉榜猶藏于家
永樂間道曾公以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授雲南道
御史澹於榮利乞為校官以名節終是為君之四世
六世祖高祖某曾祖某父某皆不仕母張氏早歿二
兄曰謙曰恭相繼歿君獨力貧以奉母而撫幼弟任
方弱年已勝壯子弟之責家最窮空自以門閥世舊

所為自力於窘急以給朝夕雖備嘗辛苦而不夷於市井溷鄙及涉事日更識恢知益人徃徃以事赴之不以昏夜風雨為辟忿戾方糾談啞渙折謬迷難諭指畫開暢門戶日尊忘其瘁替陳氏故里正所轄戶猥多強者難馭乏者難輯宗人屬君持役府縣每下追召徵率能使強者不叛乏者不逃賦集事辨縣官屢賞其能轄戶甚安之宗人咸喜舉酒屬之曰微吾子吾宗里正敗矣事有急時間出權數以濟或咎君以少欺君曰吾以濟事而不以舞人少欺何傷性個儻善羣杯羹樽酒之聚詭洽洞欸人人如得醉飽大會廣坐得君以益懽每集君在後至者聞笑聲曰是約齋耶爭先趨人少讀書不能多而札牘來徃語言反復動有章采皆從耳剽得之其聰聞警解有過人者陳氏指家繁君年未盛已翹然為一姓之特亦其所自致然也然心顧獨善謹守禮法踐繩抱矩之行子幼已訓責有法進士君居身莊畏粥粥如恐墮足失口人謂不類其父不知遺教有存也每置子膝前語內曰此美物也踵諸父而起以嗣二祖之芳烈必有屬矣時君之從兄西郭君蕙以御史有名臺中所謂諸父也鄭氏婉孌而靜兩人氣度若不入而相友

如賓終身無忤言遠色絕不以貧故微懟其夫其竭
意承順若恐傷之宛曲內至有賢婦人所難者進士
君悲不得事其父母雖以顯塋悼恨刺心如不能生
故以墓中之石托予曰將藉此以道死予方不知所
以生而能為君圖乎君學於舅氏鄉進士鄭君良璧
超詣卓出文為諸生冠四方之士將知之而謂予獨
知其文君之所以托予者過矣約齋君名寃字存太
長子選進士君也次子會進士君娶李氏繼娶曾氏
故嘉興府知府曾仲魁之季女會娶某氏君勇於為
義故處約所勇者非不足著其最可著者嘉靖丙申

丁酉連歲大飢民飢多餓死君誠縣發賑自實轄戶
率之詣縣受粟槩量平均餓者得粟皆活嗟乎君所
以有待而塋非徒知其子固有以自知也哉銘曰

予

贈刑部主事吳雙湖公配金安人墓碣銘

夫踵躅而貴人之所同欲也而降之予奪制乎命象
賢而肖人之所得為也而修之情勉視其志然世常
急於欲而後乎其宜為至乃越力分以與有制者
角盡棄職性而茫不加修或幸而遂其所欲墮盛歎
美比比而是俗顧以為能似其先而世其家也其力
為善而遇不顯者且歸以析薪弗荷之愧嗟乎成敗

之論方眩而肖悖之實不明為子孫者忘所有事而自失者衆矣樂清吳雙湖公九仁字可為故尚書章恭毅公綸之孫而故方伯公玄應之子也恭毅公忠義風烈巍然一代名臣而布政公廉直才敏為名宦後人肖之為尤難而雙湖以儒衣老死賤貧矣予獨以為肖子將以闢一時成敗之論之惑而使世之為子孫者知所職也公行篤言信不忍損直以徇物不憚矯俗以亢已以佞巧為穿窬之術以鄙吝為輿臺之行天資近厚主於易良遇事不可意人有不善輒面艱語怒若稜棘不可靡磊落濶視蕩無城府舉世

何足屑而居起作止自為防檢一繩一矩逡巡不少爽絕不預人短長鄉鄰有爭相率來質析其曲直不為嫌避買交市各心所深耻人以乏且急為告竭其力所及副之其性嗜義而自以賢哲之後知有重職而不敢惰棄故也少讀父書發憤致精師悅其專同輩畏其苦刻也宿說舊訓疆記熟思能演暢其旨為邑才弟子負文必傳經不喜為附枝蔓葉後進浮靡者每躡之公亦倦塲屋而謝去矣以其專苦用之於詩結社鴈宕山下搜竒扶勝琢雕倡和其句冰寒雪潔有騷人隱者之遺風稿至數百篇可傳也以公之

好學使不自謝去於世之所欲者未必終不得之誠
知重其常職而不以予於命者易之也然公自謝時
今僉事君朝鳳方為弟子負公慨然曰吾祖父詩書
之業有屬矣僉事君果以甲辰進士起家贈公以所
得官為刑部主事於人之所欲亦烏為不得哉僉事
君為進士使江西蛟事不受一帕束手歸覲拜公於
堂喜曰筮仕宜若此庶幾不辱為賢哲後矣然有進
於此者兒子勉之公妻贈太安人金氏處州太平府
訓導公核之女媿德於公公教子嚴安人能不以小
慈敗其訓公踈於生事安人能不以欲富撓其高事

方伯公與姑蔡孺人孝敬無違治門內之政賓祭中
禮衣食有節旁施下馭條法斬如也公晚自休窮山
水之美以昌其詩由安人為之內也公以嘉靖丙午
七月二十日卒而以戊申十月與安人合塋于馬家
前山從先人之兆蓋安人前公卒九年矣僉事君按
閩使至清源山中以墓上之碣為請且叙其姓所由
復曰吳氏台州仙居人也宋太師康肅公弗初為樂
清尉弟荆從焉娶於北閣潘氏因家樂清是為北閣
吳氏荆生芳夫芳夫生世簡簡生德甫甫生日起起
生開宗幼孤依母姨夫南閣章希恩以居長而從其

姓仕元為德清縣典史開宗生性性生新民新民生
文寶尚書恭毅公之父也然方伯公皆與北閣吳氏
叙宗而姓仍章氏以先世之恩未遠而不忍也顧其
志存焉故吾先君以先志責朝鳳且幸通藉於朝而
得請也今之為吳氏吾祖之志而先君之教也嗟夫
是亦公之知所職以肖其先之事也銘曰
顯顯尚書朝之大忠奮義徇國不有其躬所徇伊何
庭有講誼英廟行還南內部封檢夫觀釁危及儲宮
集議闕下千官震恫顧軀戀拏草仆隨風背汗胸顫
莫敢異同禁不出聲喉咽有春尚書其時儀部郎中
義形於色叱斥權亮疏入極諍劇虎抗龍敵榜錡灼
死靡悔恫三歲纏拳肌瘡出蟲且登千天釋幽躋融
守道匡時大節始終書于史氏跡名駿鴻孰是孫子
不念休美胡以念之曰先是似胡以似之蹈仁服禮
穹階峻秩有貽先耻公阨于遇而力為士我最公行
是為肖子詩于隧石其永不毀

附碑

撫寇碑

汀漳於閩為要郡上杭汀巖邑也邑溪南之鄉崇山
造天牙錯距躍隴阪緣巨筭薄密綿其民狎為非義

俾噬狙攫席衽戈甲禦寇無時風氣所限非性故然
 長子育孫生蕃齒盛耳目熟習莫改厥德少視其壯
 壯視其老蹲危逗幽迺為盜藪厥有治者不揆其性
 不閔其習盜視彼民忿獷聖凶攻擊剗鋤如農疾莠
 惟懼不殘民不見德又弗儆威既徂於習且偷其生
 鴟張螳怒攘奮踉蹌吏既警民民亦毒吏雙毒兩積
 交不得已於是溪南之民惡聲膠固歷彌年所湔滌
 無繇豈不悲哉嘉靖癸卯之歲郡丞繆侯宗堯移攝
 事聞而嘆曰安有為吏而民寔雙在邑所治處溪之
 南而視若異壤民之不義惟為吏者之責吾將為溪

南之民湔滌惡聲登濟維新借之大道發教布令開
 以誠心民間不疑選日戒徒往泣其鄉而教諭梁君
 彥錦寔贊繆侯之計而決其行乃與訓導郊君夔率
 學官弟子丘道充道南李如珠賴榮先從焉戎器不
 除卒旅不具雍雍翼翼冠蓋斯戾魁首醜黨部勒有
 次稽首馬前爰崩厥角扶旄提倪觀于周道歡喜歌
 呼激越林莽昔為魁首今為長正昔為醜黨今為編
 氓刮癥洗疥復還骨肉撥霧掀瞶再覩白日民視繆
 侯如出子寄孥久離乳哺一旦還歸婉戀膝下始識
 慈母民視梁君如駉童驕孺未識衣冠驟謁師傅拱

揖步趨矚顧驚喜吏既誠民民亦懷吏周行疆畝致
閱壁壘曰險爾平曰翳爾闢曰萊爾易廼犒牛酒廼
給耒耜廼分麻縷廼置門塾男耘女織各得其業戶
誦家吟知慕為士向之盜名棄去如脫溪南山川出
垢遺濁光色發揚蒼蒼濯濯嗚呼是溪南也在昔若
彼在今如此烏覩所謂習哉吏不能以誠撫民而惟
頑之疾民之不得其性者可勝道耶梁君今為泉州
南安令以繆侯撫寇之蹟告予曰願有記予不識繆
侯而知梁君之言可信故特書之貽上杭之民使勒
之石以昭不忘

膚功遺愛碑

蔣維業劉伯需踵門見予衣履菲陋貌俚而視野予
不知其何為來卒然言曰將有請予怪問之曰吾漳
州龍溪大地里人也巖棲而隴耨作息在溪壑之間
以其幽昧荒阻居之西園常患盜焉苦之而不能禦
是歲八月汀漳守備俞公以督府之檄來徼盜盡得
之吾等不忘其功將勒之石予曰守備逐盜而得盜
職也若何石焉曰吾等深有不可忘者不獨以得盜
也凡盜之攻奪吾聚落避之猶有可免哀之猶有可
丐而吏士之逐盜至者進無可丐之門退無可避之

路甚哉其莫之哀而不得也故未嘗有得盜之功而
重以播民之虐今俞守備之至吾地禁戒肅而約束
明卒無敢喧于閭吾安吾栖而治吾耨作息循旦暮
之候而不知兵之在吾境老稚嬉遊以閱俘馘之過
而無變容驚已之虞畜之字於埭者可數而收葵之
在園者莖葉無所損老詔其少尊語其卑不圖生身
以來獲蒙此幸壺飡斗酒之饋却而不嘗山織野繭
之所治又不敢以獻相與鬱而不鬯謀所以報之其
術無繇是以敢冒然而來請也二人者田野之人也
其言質而慤予恠其知不忘俞公之德而又知來請
予之文孰謂野人而不知禮哉孰謂野人而不知好
義哉吾何說以辭之哉遂次其語以畀之因名其石
曰膚功遺愛使歸鐫之以旌俞君之伐以不孤二人
之勤而慰大地里人之意俞君名大猷字志輔以泉
州衛百戶由武舉歷陞為汀漳守備署都指揮僉事

龜湖水利頌德碑

邑東南鄉之田皆仰水於湖其浸鉅而灌博者龜湖
為最環湖而廬且萬家支村析聚櫛比衽聯總其鄉
之名曰龜湖蓋以湖名其鄉也寶蓋金鞍玉屏諸山
之水醜為四溪流入於湖瀕湖仰水之田度萬餘畝

民蒙其利而不能知其始所由作惟畜泄之節淤決之禁昉列科條謂之塘規者知其始於宋蔡忠惠公襄守泉時所留也號湖以塘蓋邑俗方言云湖水之利於田若是博故有隄以捍海堰以陘潦坊以瀦止庸以宣流而嚙滌潰決之害必有資於人力歲治月修然後無害水庸之啟閉有惰以妨時有奸以病衆而豪右之侵爭狂狡之盜詭皆所以為湖之患其具不得不出於政刑所謂規者實於是取之由宋至今殆五百年守陂之夫雖具而官弗予直故守者常怠而廢事民以請於前守方公克視篆節推袁公世榮

議協于民為請於部使者既許而二公去莫之行也屬南衡童公來守郡以事行治屬門民利病而龜湖首及焉民方欲言公顧就而問之於是有以前議得請為言者公即符下晉江無留牘又盡民之所言繕牘得為所增議塘規二十九條行之其鄉公善以寬碩接其民使樂於有為不待撻罰而相誠以率禁其勤也無斗酒尺帛之勞而自勸湖以無患比歲荐登田入羨倍粟溢他鄉人皆以侯之福我也相與伐石勒公之德且期以申敕是規之詳於不廢也觀古治民之吏以循良見稱其善非一而水利之興脩為最

鄴之白渠蜀之離堆楚之芍陂越之鑑湖尤其著者也作者非不欲為無窮之利而脩復之功每有待於後人蓋民庶率分世祀遷易則弊萌蠹穴伏於其間如芍陂作於孫叔敖至何武鄧艾劉頌魏欣趙軌歷數世皆以有功於陂為民所記而馬臻孟顛尤有記於越以鑑湖之功也觀其所為如伐木通榛以納衆流增闢水門益廣灌溉計功受分使大小戮力與夫禁民壅湖為田立水約以裁貪爭皆於續規脗合蓋古今異便而水利興脩之宜不越此也斯規之有裨於湖而不足恃以不廢法固有待乎人者故予特為記之非徒副民之請以述童侯之德將以遺後之為政者於無窮云

刻招魂章碑石

泉之為郡東南履海延袤迤邐畫岸為疆如循衣裾緣岸曲折蟠屈人營其間以居對視列島隱見出沒烟濤雲浪間錯落若置碁聚塊皆蠻人邑國也無重關穿壁斷蹊絕坂之限舟浮水面負巨颿而行日可踔數百里島外諸國皆有奇產異物玆瓌恠詭邀利忘生之夫枕席大險以牟鉅贏故泉之盜患莫劇於海嘉靖二十二年夏五月盜犯深滬鎮深滬於綠岸

之居聚人為衆而據地為固民相率糾義以禦之吾
郡別駕陳侯少華方司郡徼督捕至海上聞深滬之
民將率義禦賊檄而許之民既奮於義以相保聚比
得侯命益堅且奮盜鬪不能勝獲其魁首殲其黨奪
其舟兵盡島外諸蠻也吾民鬪而死者二人傷者亦
若干人侯親為撫循勞定振護調給民皆洗瘡刮疥
迅踊而起忘其為創也又哀死者之不幸為賦招魂
二章以祭之民之鬪而不死與不在鬪而存者雖有
智有愚於所賦之義或解或不解莫不感誦嗟歎激
於脾肺播於齒頰謂侯之能用我也自農不為兵而
攻刺擊殺之事不任於民而死者又人之所甚愛難
者其所難犯世之患盜者固以為無可用之民視盜
之猖披潰決莫能措一籌其間其亦未覩今之事乎
庠生陳邦奇深滬人也所謂智而能解其義者也將
摹侯之賦刻諸堅石以繫其民不忘之思而乞記於
予侯詩詞閎富妙麗絕出一時所為招魂之章酷似
楚人當別行於風騷之場予故不論而獨著其能用
民以備禦者以授陳生使歸刻焉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

尊嚴先生文集卷之六

月心掛... 禁人當... 不... 奉... 我... 之... 如... 尊嚴先生文集卷之六

遵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而大墓表

南海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



南海處士陳公名濂有德而壽其在 毅皇帝朝令

天下入粟實邊酬以冠服翁首應令入粟而不肯冠

服有司以令格強與之翁乃冠服嘉靖改元優詔養

老而翁已年七十已上有行義受冠帶復其家厚給

酒肉綿帛如詔旨既老且榮為州鄉長者其家又殖

而孫子蕃茂嫻壻盡得名家子尚書湛甘泉公道德

問學為一代宗工呼翁為舅翁配黎氏與翁偕老娛

嬉一門之內和氣旁皇翁不惜以錢予貧人而好教
人以善黎氏能諭其意而力佐之鄉人無親疎長少
咸嘆陳翁夫妻兩人之賢而重歎其福然翁自少時
始脫卍童即遭家禍同里鍾姓者與巨獄以構陳氏
獄事初起如燎揚于原勢不可嚮翁挺身就逮誓不
以難象父兄父兄愛翁不忍又患其少弱不能與仇
為理公不為止榜笞楚毒甘若食飴繫獄十餘年無
幾微悔沮色為同繫者所覘同繫故仇猶嘉翁之義
而伏其壯竟得理出方翁繫獄自謂不出父兄竭力
營拯雖冀其出然不計何時故翁在獄屢以意告父

兄使辭黎氏之婚父兄然其意辭之黎氏黎氏父母
亦然所辭且為其女謀別選所歸黎氏矢死自決曰
以身許人當其有難而背之不義出不出未可知不
冀其出而先以不出絕之非人所為吾有俟之而已
翁既出而黎氏歸翁嗟乎此兩人者其於為義可謂
堅苦卓偉矣予觀先王制為少儀教子弟之少者使
修其職以事父兄其詳在於撰杖屨投帚箕奉席執
几帶鴈佩礪極卑而甚勞以為少者之事足以能此
而已至於蹈義發憤赴難而不悔禦侮而能勝非童
子職也魯人欲勿殤童汪錡而仲尼以為可也君父

之難又何擇焉兵刑之死其死一也翁之不死固有命焉若翁之事是先王所不敢責世之子弟而孔子深以為難者也在於婚禮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猶以不得嗣為兄弟使妯致命禮之教人非為偽也有其辭之則女家亦有可許者矣父母之喪其節也有數其擇也有期先王謹婚之時而重於廢人之道猶有辭之之禮焉推此義求之則壻有陷辟之凶縲紲之免無期而衿悅之申難俟其不得嗣為兄弟宜先王之所許也而黎民之志如此豈不尤可以為難哉嗟夫使世之男女皆如陳翁夫妻兩人則豈有擇便苟活後君親之患與夫中道相棄婚姻之道缺而夫婦之恩薄者哉予謬以文名當世好求當世行事之可列者見於予文使不泯沒陳翁兩人之事固予所欲著而請予文者又翁之孫泉州通守陳君也君以文學為吏其政事不俗而有名士賢人之風顧獨深好予文予既雅慕陳君於陳君所欲誠不敢愛顧予所能獨有文字而君所欲又在乎此故為之論著其祖父母之行使歸刻石表之墓上以慰其顯祖之思焉

河南參政劉涇江墓表

嗚呼予何忍表劉涇江公墓哉辛丑歲予與公同罷
河南叅政予方倨侮自恣馳書於公約遊淇水王屋
太少二室武當山相携而歸公艱然徑歸且報書曰
君報罷猶出內批孰不知為權重人所為如吾誰當
為明者吾歸矣不能從君遊且宦其土方見罷而又
往遊焉得毋太作意乎予時已至淇上彷彿百泉蘇
門之間愧公之言徑趨安陽訪故學士崔後渠先生
談數日亦遂歸不復至孟門洛陽矣嗟乎公違人也
既已罷矣何必使人知其為誰所為者而公報予書
其言如彼公平生約已守官儉薄瘠苦獨蹈人所難

要欲以見於世而今猥與不肖同罷宜其不能忘也
嗚呼悲夫予何忍表公墓哉然公已沒世予卒以悲
故不為文誰當明公者予又何得不表公墓也劉氏
故甫之涵頭人祖均長仕元為漳浦縣尉因家之當
文廟時有仕為宿州知州名觀者有能吏名實公
高祖再傳為封南京禮部郎中公淵公之父也郎中
公娶封宜人周氏公名友仁字是成原所由徙故號
涵江以示不忘其始以正德甲戌進士始授南京戶
部主事轉禮部主客郎中遷知黃州府以母喪去職
起為衡州以材調廣州遷湖廣布政司左叅政遭郎

中公憂起復為浙江右叅政調河南叅政撫民南陽其為戶部嘗監淮安榷稅及持節往使湖廣理賦督發其滯逋以填京庾榷稅故毛細易汗為之者往往矯厲苛核皃其跡以冀自免督賦所臨遇皆藩郡大吏至者輟弛懈不欲急懼見為觸公在淮安尤簡易與商為便督賦故嚴密易別滲匿不以藩郡尊鉅為忌二事以集竟免汗跡亦卒未嘗有所觸黃州江漢經流之衝民感政煩前守日夜治文書應賓客寢食不得休衡州在山谷深奧處田野饒足郡中常暇豫因習為偷公兩易其俗為張置為黃州政每聞尋周

瑜破曹孟德故處酌酒吊之與客泛舟婆娑甚適日與諸生考論術業第其得失獎飭之文用大振比公去而以文奮為時名流者項背相踵皆公所教士也衡州置郡南嶽之下顧未嘗一遊而設約束布條教起民之窳雖在郡日少恩施未洽而精采有加焉湖廣浙江叅政主督版冊財計而南陽主撫民公為之皆有體人謂治版冊財計宜為米鹽公獨踈目濶節顧絕無漏失撫流逋多以寬捨致安集而稽察誅賞公用之不少貸唐鄧之間益用和懷其所治各有以自得如此而其尤難在廣州嶺南土廣民衆莫如廣

州且據會省部使者藩臬監司所治人性各殊難於
齊調郡於其時賢貴人在朝最有權望鄉里多附麗
之者強則折而弱則靡公持其間而免焉蓋其尤難
也公平生廉謹自好居官所至不以細如毫毛或苟
而有取其於人不為苟予性尤濶直朴率無機數曲
節既無以買名譽寄援汲而居官輒得賢黻官輒起
由其廉謹不取雖有憎怒者不能加點而然也然在
浙江為言者所論在河南未幾卒以罷歸則以寡聘
遺簡迎將雖其廉謹而終不足以勝憎怒者之勢也
嗚呼其可歎也夫公沒二年既葬其子祥鶴持其族

昆約齋中丞公之狀與林二山中丞公之銘謁予曰
願有以明先君者予主廣東辛卯試事公屬在廣州
共事院中留都主客為郎覽壁中陷記摩娑題名得
講其風美最後同為河南叅政又同罷也其言宜可
信於是為表於其墓曰有以自待者必不託於人於
人無所託則其享於世者亦不能遂彼所謂自待者
皆矯強驚卓特已而卑物竒跡以驚衆其不能遂意
於世固其自待者所自召與公誠無所託於人而任
實徑情貌恂而詞幅非期與人為異有所戰薄於才
驚聲角之場者所遇竟若此何也豈材與不材之間

固其所難處耶然公終始所尚無少異而始見為賢
終以得罷予又以感夫世尚之變蓋三十餘年之間
而仕者見容之難易其可觀矣

張毅齋先生墓表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
於安而其處之也為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禍而
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
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為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
於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
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

職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後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
身從於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關其忠而不得
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
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為
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
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
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
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為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
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
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揜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

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
死者之心宜不以為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犯
塞權璫王振寔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謀 車駕戒發
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
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
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
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
庸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
敗三疏請還軍為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
車駕蒙塵公乃誓不獨入遂死之己而犬羊悔禍化

逆為順群執羈縶御銜繫奉 車駕還都鸞鈴不爽

節塗鞞無脫者而國勢尊輦曾靡障陴成壘之隳蓋
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
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
而憂深而言詘於不省使晉臣慶鄭懷違諫廢卜之
怨且快於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
潔而行高仕十三年猶為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於
朝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詬公獨
踐必死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為苟遁以求
全嗚呼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

之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庾珉王雋辛賓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為之揜也公之存不為晉臣衛人之詬而一意於國死而不氓誠知國完君復方且慊其期於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列於昔之死君者之間為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百年其始從公之族孫鄮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戲歎慨歎想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予嘗好觀國朝故事竊窺英廟實錄載扈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

所謂事烈而其名揜為不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也孰知其身死而事不存已不得在史氏記則其名殆將沒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君出故都憲王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以不識也蓋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斂衣冠而葬焉濁墨形魄公既決棄不復顧懷齒髮骼齒化為朔陲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沙礫委蔓草而啖烏鳶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清英昭爽必且飛揚悽愴瞻故都而棲舊里附衣冠之潔莊而常遨遊於鄮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

歸而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藁葛施石而狐
兔穴室牧豎樵子頑惰不靈將有箕踞嗥跳於其上
而睨草木以為薪樵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
獨其家孫子之感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於其
阡庶其免夫予謂公之魂氣既常棲遊於茲阡土飜
木夔猶知呵疵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岡阨石泐
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
而昧陋如某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
域又當絕去城郭在遠墟榛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
方之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
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
者之罪也至於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
仆猶不為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蒼
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
一旦震耀誼詭播為竒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
以不沒於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為無益於是為撮
其事而論其意書以授鄒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
墓

林履坦處士墓表

士之篤行敦常不斲其性全其所受之懿以自泚而

沒其身卒以所處卑約無所聞於人者多矣其心之憾與不憾蓋有異焉有以淑其身而亦有所冀於外與待於後於其無聞憾可知也不冀於外無待於後闇然以自淑不知有聞之可矜而奚憾於無聞誠於此無憾而後可信其為善之足於性足於性而為善則其所為有以得其性而止耳非有過制之行離倫之跡以動耀視聽而驚傳詫也蓋吾門人林松喬年之父履坦翁諱玖字文玉者世居潮之揭陽生而才諳以習藝而戰於章縫繩尺之場可以得志而不樂為也文墨諷詠以自娛而已其心力智策與市人計舉廢而算贏縮足以牟鉅取羨而不屑為也衣食不逆為量殺以自給而已其信義情款以連結群伍平決紛鬪足以雄長為衆伏任聚徒送黨而不願為也悅色柔叢諭人於不爭以自安而已故其居世常樂而無可憂畏之機其與人常親而無可忿怨之境而欲名一節一行之奇以衿道說則翁之所為若此宜其歿久而尚未有聞也此所謂含和葆光畸於人而全乎天者彼一節一行之奇其矯拂之偽刻畫之勞方為天之僂民然言者徃徃喜述彼而忽此此吾所以為翁表其墓也翁雖無所待於後有喬年為子其

所待者遠矣喬年砥淬名行以進士兩宰巨邑專以
仁愛廉決為民不求乎上以獵時譽其鬱積久矣進
為通顯以承寵褻馳翁尊榮且有日翁之天且將不
純而疇滯於人乎吾及翁未受寵命之日為此文以
表焉蓋猶純乎天而未雜於人也故表之曰履坦林
處士之墓

林母謝孺人墓表

孺人潮州揭陽故處士林翁某之妻而今龍溪尹松
喬年君之母也龍溪君始以進士分邑蘭溪為政方
得民而以孺人之喪去邑邑民攀慕知不可留則請

其鄉之大老章樸菴尚書公志孺人之葬以慰林君
且以為報林君既以禮襄孺人之事與處士合窆起
復為龍溪以書至清源山中屬予表處士孺人之墓
予遜不敢當願與林君之誼不淺不終得辭乃為處
士墓表而復書龍溪曰喬年方以才廉為縣進顯於
世之日邇矣宜得受賜於上以儀章褒寵貫先人幽
官而讓德序事可以屬當世貴重有力之人故缺其
一以俟喬年他日得意而為之非吾獨靳於孺人也
喬年書來數四曰受上賜以為亡親榮松不能無冀
然即得之猶外物也當世有力之文松度終不能得

而亦不願得之也惟君子之言可以信於人而使後
不泯是松所以致孝於親之大望而先生其何以距
焉嗟夫時所謂愜於志美於觀而可以寵其父母者
可知已而喬年所存如此其趣好固大異於時是以
推見孺人之教已予益愧其所以請者辭益固而喬
年之請益勤乃問孺人之所以得謚者云孺人養其
舅姑孝自其始見廟至於既沒遇其杯捲杖几而不
敢褻而歲時之享奠必飭必豐如其生而饋之食也
事其夫敬自其既反馬至於稱未亡人見其書冊琴
瑟必思而哀而不以燕私之邪氣亂焉遺言傳訓表

以周旋以約其身及泉而語其夫色無怍也其教諸
子嚴自其能言食食至於就傅給其衣食必以節視
其課業必以數其學者從仕其不學者持家一言一
事之失不以既長且貴貸呵撻而惟恐其子一日之
即於滛以貽父辱也蓋其所以為婦為妻為母者無
一不出於陰教之正而終始如一曰可謂貞且恒矣
於是宗黨姻屬之賢者考德論行最其美之凡而謚
之如此予惟古者易名之禮蓋上之人以施諸其臣
以勸士而崇教而施諸婦人者非君夫人不在是也
近世乃有士大夫自相與表其人之賢而不遇相率

謚之以明尊慕要以稱於朋友問學之間而已於禮
既不合而事亦不多見惟婦人之謚家而用之不以
為非自內教不行女史職廢婦人之美固世所不講
而今之易名其俗又如此則謚之施於其人固非考
德論行之所存也予懼世之視恒貞孺人猥以家用
之俗忽之忽其謚而因以不知其人則內教何所視
焉故特著其謚之覈於德者以為表而使龍溪君刻
之於墓

封郎中鄭殖菴公暨配伍宜人墓表

往予謫倅常州今戶部郎中鄭君汝德為縣於無錫

余以事至縣縣人言其尹不多扶人櫬朴棲於廊間
庭中諍詞常空矣尹故早起晏休無朝夕變細民一
物之餽不敢至其室予既善鄭君得其言於縣人私
以為君藉且勉卒之君謂予曰此非普之賢維吾父
母之教始吾至縣頗嫉民之不如法者杖之患其不
痛吾親聞之輒戒曰夫孰非人之肌膚痛在人之肌
膚而心不少動何其忍也且民不如法教之可耳烏
在杖之痛乎吾以親在邸數入內問省輒止之曰堂
上須臾不坐縣官庭中門外之人積矣有裹飯繭足
而來者卒不得見縣官腹枵然而徒反事安得不滯

而下之情安得盡也吳中人士最善治珍巧飲食一日有士持餉以見吾受而進焉問何所從得此非舍中具也吾以實對且曰是士人可與禮接兒為親故受之耳終不肯嘗曰吾家故疏糲今每食有魚肉蔬豉口甚甘之此非所常食當不甘也固勸之乃言曰非吾不甘願而為縣於此乃以親故受餽縣固無他士人乎是可以禮接孰非可以禮接者而胡以拒其他民將規意伺間有獻備味當漸廣而雖不受彼已費矣吾終不食此以杜其後蓋普之能不以刑毒其民而知勤於政慎於取與非取自賢實重吾親之訓勉而不墜云爾越歲余有山東督學之行過縣問起居鄭君曰歸矣始吾親之來非以就吾養蓋以視吾為政既以兒為可教也遂去不復可留曰海濱之廬將穢田園其菜矣吾少所治習其勞而安焉糞除芸植還吾舊事豈以而為吏輒忘故所業苟耽微俸之養遽渝吾樂之常哉蓋鄭君之父母所以自安其身與諭其子者其言如此鄭君既以賢進顯於世為郎尚書省天子嘉之若曰維吾有才臣能其官其封鄭晉父某為郎中母伍氏為宜人吏部司封郎中行其事久之鄭君喪其父未畢喪又喪其母其銘父

運齋文集 卷之十一 十五
葬得故少司徒頤公新山為之而張司馬半洲公為
母銘蓋鄭君自力於世以褒顯其親又託不泯於名
卿之言足以酬劬瘁之恩而慰其無窮之情事矣猶
哭而告余曰願有以表二親余既得其安身諭子之
詳可記也而與鄭君相好久益深其胡可辭乃為表
於其墓曰是為封南京戶部郎中鄭公之墓字曰某
號曰殖菴配曰伍宜人

方孺人劉氏墓表

孺人劉氏桐城方一田先生舟與濟配也先生以風
致韻度自高不屑仕進囂然老於田野之間賦詩鼓
琴為樂非獨知義處命能勝其慕榮嗜利之心亦孺
人之左右順輔有以和其志而不撓其所樂也仙壤
莊者皖城之佳處其田原可耕而不豐而林壑深迴
幽茂有可采茹登矚以為隱者之適先生愛焉謀於
內而卜居之計定孺人之智以為無可耕之田必且
營於他則為離本而近浮而其土過豐又將以厚殖
而易適於富也故以是決先生之居而盡其智於所
耕之田歲歲課其入以為出出不濫而積常有餘以
佐先生之力使得肆於林壑之觀游至其有餘之積
日益多徃徃有所施舍貸予其薄厚多少有節而各

得其宜使其所振足以為恩而先生得不病於多財
先生之詩每篇出輒與唐名家爭其工巧字書之法
在晉人鍾王間矣非其不累於內有以專一其精神
發舒其意氣胡以及此婦之於夫有順承之義而已
才足以助之則其難矣至於智足以知其夫而與之
同其趣好蓋其又難也孺人晚見其子克登第內外
之人莫不以寵榮為孺人喜孺人曾不色動而心獨
喜自念曰先生雖隱非絕意於世者是子為繼其父
之志矣而所以告內外之人云吾所謂榮者是子好
修慕學當不失令名蓋所以知其子又若此孺人於
為女為婦為母莫不盡其道其端慤施於閨幃詳節
細行甚多而不可備列銘孺人之葬者已誌其事之
凡及夫生卒系世孫子以掩諸幽某故不復具其事
而特著其所知之至為婦人之尤難者以表之以授
其子西川君克使歸刻焉婦人以行事為內以所知
為外書於內者既以藏於坎中而著其外者宜揭之
墓上

前川張翁墓表

允以師儒之官來教於吾之郡邑者多與予遊而德
化教諭張東豐君為最賢相見不能常心殊相得也

一日謁余意慘容感若欲有請而不能出其語知其有所求於予也問之輒拜曰予先人墓上有石必子為表而不敢必得予諾之閱再歲君每以事至郡言不及他予筆猶未屬君雖知予不誑意願汲汲若不可得者嗟乎以予之慢足以明君其於發揚先人之善篤也歸善有張氏當宋之季徙自南雄曰發者實始徙六世至祐輕入我明族彌煩傳志剛義宗文秉而生翁名廣明字子昭娶黎氏文秉沒七月而翁生稍長知慕其父前母兄某亦早世子及孫皆孤門戶幾替翁事母陳氏甚孝內具甘肥外營什一感刻自

厲必大其門戶曰使人知孤子侍寡母而克有立如我者則世無懈人墜家耳非我徒銜其能欲為門戶寵也自是資產豐殖譽望蔚起布衣匹夫而有士者之風貴人之氣唇吻開閉色笑背向輒為人輕重其敦族睦里先務事實族人有田勢家欲奪之憚翁請以百金為壽祈勿預而已翁曰此宗人事必吾所預也使吾受金而復預事則不直麾之竟預其事田得不奪宗人利焉里有蜃麤齧鹵之區所入不貲瀕海寥遠猾者據而有之翁証圖考版質以簡書徵還里人且為之隄頽闢荒區以奧稱正德己卯庚辰之間

盜連歲竊發民遁竄無寧跡翁倡義閱集丁壯練習使鄉人治生作息如常日曰盜至則禦之屢竄自驚非安計也盜卒不敢犯力足以安利其人事實既著勸誘繩約繼之故莫不服悅其能為人輕重非智籠氣駕使然諸子業儒皆有文教其兄之孤子若孫如已所出孤子若孫有文如其諸子張氏為歸善名家翁為鄉偉人邑大夫或延致縣舍與為禮認事問俗必盡所謀時有裨益出入縣門及往來道中人多標識之曰豐園張翁也翁世居豐園後築室邑中闢戶面龍川波澄如練晴光映帶坐對愛樂至忘世

以前川釣叟自號以戊子十月二十一日卒明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葬于平山高橋子四人長任文邑博君也仕魁仕科仕業皆庠生夫起替立隆化儉趨富繁盛於孤露之餘宴佚於艱瘁之後少有才智而知勤勵者多能致之以風槩勝冗勢墾治田宅而不鄙以禮義飭豪舉應赴緩急而不賦此其才智有過人者如張翁是也高橋之藏岡隴秀堅而松柏茂好尚譽斯文俱久哉

吳其下德慶州學正陳南川先生墓表
予未識陳南川先生而表其墓上之石以曾廓齋之

狀也。廓齋有道之士，一語不妄，而狀南川之賢甚悉。是其可表先生名朝器宇時用。漳州漳平人也。少讀書，性穎甚，不以敏為嬉，仡仡憲几間，貫心誦數倍。鈍者之勞治一經，專熟其文，默舉不失一字。同輩目其腹為經囊，累以文試優等，為學官弟子最高第。漳平俗淳，文物未振，先生不獨優於邑，諸督學憲臣奇先生不在龍溪諸邑子後也。屢失於有司，竟以貢上春官，或勸入成均，以需銓選。先生自以經明，欲與士者共習之，不樂為吏也。始授新興訓導，考績擢融縣教諭，復擢德慶州學正。三方皆僻陋，士鮮有聞。先生橫經講席，發揚宗旨，人人駭所未聞。雖甚遐昧，亦欣喜來聽。尤善以情款接遇諸生，久之加親。凡宦其地者，莫不愁險惡，歎荒寂。先生居之，常有可樂。部使者督學憲，臣廉其實，輒檄有司，獎寵加禮，顯示激勸。褒以美詞，多不可殫。舉大要以為能立師道也。仕二十餘年，不離於學。其所居學，不過嶺外百粵之地，故訓迪雖勤，而發聞者少。使在中州華盛之方，其所造成，當不可量。然三方士者，知經之當習，而文之不可不熟，由先生也。晚謝官歸，治生有法，不為多機，而生息日益。墾田築室，具精其能，堂構菑播之務，宜日不足而

每有暇與耆舊飲酒嘯歌又若無事或疑先生專經而兼長生產作業者先生謂之曰夫經者豈誠使人窘約拙慙之物哉顧人所以仰事俯育養生送死之術皆從經出而讀者不解故世目經生為窮人耳吾教三方未嘗不周諸生之情而知其緩急職不得及於政矣而有司之政所不能及於頑民者吾嘗往諭之而百年不可致之通梗一日而歸命於有司此皆經之用也於是疑者始懽然解安常盡分以天年終嗚呼可謂賢先生之子天台尹茂芝君早歲向道常學於湛甘公之門將葬乞銘於陳元吾先生而獨予表於墓上其世系傳承生卒歲月子孫男女嫁娶聘許兆域原里誌既具矣予獨羨廓齋狀末所謂漳平之俗謹送終之禮而忽垂遠之文云者而知天台君圖所以不朽其親有古士者稱親之善之義非庶人之孝所及也故為約其事行之詳論其意而表之

陸義姑姊表

昔聶政之姊不惜一死以顯其弟之名觀者莫不感動歎歎謂其姊亦賢女也人皆以為能知弟之心而與之同其慷慨屈原之姊頽罵其弟以忠見放世或

以嬋媛為不知正則者予謂女類之罵非反也乃合也彼蓋深嫉上官大夫子蘭之徒蔽賢諛正交賊其君以忠為邪使原至於顛沛羈離而不得容怨懟感憤無所自解而託於諍詈其弟猶云是孰使汝至此極者而汝胡為其如此也蓋忿之甚傷之至而豈以其弟為不當然耶予於陸義姑姊之事益有感云陸義姑姊者長洲陸浚明之姊也陸君以譴居夷而其妻沒在吳有二男女子方幼若不得育亦且死矣義姑姊舍其家以來為陸君育其男女子竟得不夭死漸長矣又為教以男女所有事陸君量移過家悼其妻之亡而哀子之無所恃也欲不行義姑姊又勉使行而居陸君之室撫其男女猶前日陸君伉直不偶於時竟謝歸始得自有其子而義姑姊復其家吳人覽其事而義之以為猶古魯義姑姊也故名之曰陸義姑姊而陸君尤悲其以譴故累其姊事之如母終其身以明德之難報自為之傳以顯之使聞於無窮方陸君為諫官好言事言皆犯當時所忌人噤不敢出口者而論柄臣姦利誣罔罪大宜用四罪之討言尤危壯故得譴最重謫置夷徼義姑姊蓋嘉其弟之能以直守職不有其官而已亦不有其家以輔之示

與之同其慷慨而所以寓其怨懟感憤之意猶曰是孰為此虐者播棄諫臣使不得保其妻撫其子而吾一婦人者與之子子而周旋也其致疾於用事之臣意尤深且切焉正與楚女類詈弟同意陸君幸不以諫死耳使其不幸宜不惜一死以發明其弟之志深井里之殉又不足為者此婦人之立節善道好古人大義而有天下之憂者非徒有天性之愛於其兄弟急難之頃而已予謂陸君之傳非隱其姊蓋嫌於自著故獨反覆於其恩勤男女子之德詳焉予特表而出之輔陸君之傳以行於以風世垂教豈淺也哉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通鑑卷之二十一

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漢書卷之二十一
通鑑卷之二十一

通鑑卷之二十一



